舟山日报 ZHOUSHANDAILY
海潮 人文
舟山市新闻宣传品牌栏目
2026年10月22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何 菁
版式设计：姚洁琼
03



编者按

二万五千里长征路，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英雄史诗，长征精神历久弥新。2005年和2025年，浙江省记协先后组织“接力长征”“寻访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时任舟山日报三名记者参与其中，以脚步丈量红色热土，以笔端记录时代回响。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报海潮人文版特邀三位参与者执笔，回望当年行走长征沿线的难忘见闻，追忆烽火岁月里的英雄故事，探寻长征精神跨越时空的力量。

难忘泸定桥上红军的无畏

□姚碧波



作者名片：

舟山日报编辑部主任编辑，于去年5月17日至22日参加了由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组织的“寻访长征路”——寻迹溯源自强不息弘扬长征精神调研采访活动，赴四川甘孜、阿坝两州调研采访。

5月的阳光落在泸定桥的铁索上。13根铁索泛着暗沉的光，横跨百米宽的大渡河。桥下，大渡河水翻卷白沫，涛声震耳。

时隔一年多，我至今仍能回想起，站在大渡河西岸，第一眼看到泸定桥的情景。

去年5月17日至22日，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组织全省新闻工作者代表，赴四川甘孜、阿坝两州，开展“寻访长征路”——寻迹溯源自强不息弘扬长征精神调研采访活动。我和来自全省各地的17名新闻工作者一起，追随着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足迹，行走高山峡谷、皑皑雪山、茫茫草地，克服因高原反应引起的失眠、头晕流鼻血等症状，充分感受到红军长征的艰苦岁月和牺牲精神，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这一路寻访，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印记。在这里，我重点来写写泸定桥，写写红军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因为在红军长征中，强渡大渡河战斗的胜利，突破了被国民党军认为插翅难飞的大渡河天险，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通道，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光辉的一页。

泸定桥，在我记忆中封存了很久。

《大渡河》，这部在上世纪80年代初看过的影片，讲述了红军长征中飞夺泸定桥、渡过大渡河的故事，让我一直铭记在心。

大渡桥横铁索寒。毛主席《七律·长征》中的这句诗，让泸定桥名扬天下。诗句中的“寒”，既写铁索冰冷，也暗示强渡大渡河的惊险悲壮。

泸定桥，是此次“寻访长征路”的第一站，让我对它充满了期待。

5月17日下午，当采访团队乘坐的大巴抵达甘孜州泸定县河西街，终于见到了大渡河上的泸定桥。

当我走至桥中央，即使已经铺设了木板，晃动仍很剧烈，只能紧攥边上的铁链小心前行。有游客吓得驻足不前，也有人前后搭肩、相互搀扶，一步步往前挪。当年红军只凭着铁索攀爬冲锋，夺下泸定桥的难度可想而知。

而那场战斗，关乎着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历经艰难抵达大渡河畔。彼时，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妄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将红军困死在大渡河以南，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生死存亡之际，红军在安顺场成功强渡大渡河，但由于渡船严重不足，仅能运送少数兵力，主力大军仍被困大渡河畔。于是中央决定，将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

5月28日，红军左纵队的先头部队红1军团2师4团凌晨5时从什月坪出发，至29日凌晨，急行军240里山路，终于赶到泸定桥西岸。而当时13根铁索悬在河上，没有桥板，铁索下是激流。

5月29日下午4时，冲锋号吹响，22名突击队战士脚蹬铁链、手拉铁环，迎着弹雨往前爬。有人中弹掉进大渡河，激流瞬间将其吞没。敌人慌了，在东桥头泼上煤油点燃桥板，火焰腾起。二连连长廖大珠第一个从火海中冲了过去。随后，战士们一个接一个穿过火墙，成功夺下泸定桥。

在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前，两排花岗岩石柱整齐矗立，共22根，象征着22名夺桥勇士。一根根看过去，只有5根石柱上刻着姓名——廖大珠、王海云、李友林、刘金山、刘梓华，其余石柱上，只刻着“飞夺泸定桥勇士”。战斗中，4人牺牲了，其余的随着大部队继续北上，有人倒在了长征路上，有人走进了后来的烽火岁月，也有人活到了和平年代。

“当时任务紧急，22名勇士都是自愿举手报名的，没来得及登记姓名。直到今天，能确认名字的只有5位。”馆内解说员动情的话让我深受感动。是的，对于他们来说，冲锋不是为了被记住，而是为身后的大部队打开一条生命通道。他们都是英雄，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尽管他们中17人没有留下姓名。

大渡河水日夜奔流，涛声依旧。作为国家级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泸定桥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已经成为红色研学、精神传承的重要阵地，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更在新时代不断探索红色文化的创新表达，日均接待游客最高已达万人。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主角。90年前，红军将士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长征这一壮丽史诗；今天，我们这一代人要以伟大长征精神为指引，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不忘来路、勇开新路，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续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辈的辉煌篇章。

那颗在八旬老人眼眶里打转的泪

□刘辉



作者名片：

参加活动时任舟山日报记者部副主任，于2005年参加了省记协市级党报工委组织的红军长征出发七十周年纪念活动——“接力长征”浙江省记者团采访活动。全程按红一方面军的长征线路分为三段路程。作为一队队员参加了第一段长征路程，从杭州出发，在江西赣州瑞金县城参加启动仪式后，沿着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途经江西瑞金、湖南郴州等地，一路走到贵州遵义。

2005年5月，我们浙江省记协市级党报工委“接力长征”一队来到湖南汝城，当地党史部门联系了朱庶民老人，接受我们的采访。

朱庶民的父亲是开国上将朱良才，1925年参加湖南农民运动，1927年入党，1928年以资兴县委组织部长的党内职务，任地下交通员，参加湘南起义。当年4月，跟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担任朱德秘书。名篇《朱德的扁担》，正是朱良才这个时候的作品。

朱庶民是朱良才的长子，父亲跟红军走的时候，他才4岁，在老家外沙村与母亲相依为命。直到1937年，才收到父亲寄回的家信，知道父亲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时任办事处秘书长）。这也是朱良才离家参加革命后，直到新中国成立，朱家唯一一次收到的音讯。

跟我们坐在一起聊往事的朱庶民，已年过八旬，从汝城县政协主席岗位退休多年。这肯定不是他第一次接受关于父亲的采访。“当时只道是寻常”，他的一生中，无数次地说起自己的身世家事，说起自己贵为开国上将的父亲。县党史办邀请他来接待远道而来的浙江省记者团，老人家肯定没想到自己会在这次采访中差点流泪。

不但老人家没想到，我也没想到。我甚至没注意到老人跟我们聊天时，居然动容到要流泪的程度。从瑞金出发时，我们的领队、时任杭州日报编委的瞿刚同志，根据实际情况，作了一个采访规定：集体采访时，就由杭州电视台的丁晓和我负责提问，其他同志负责记录。所以，一路上，我除了自己采访写稿外，还得充当全队的“嘴替”。

采访朱庶民老人也是如此。其实就我和宁波日报冯春鸣两名记者来采访老人家，采访地点在汝城县委县政府一间会议室。别的队员围着县党史办的同志，翻阅当地党史资料。我边提问边记录，冯春鸣则坐在我边上埋头记录。温州日报赵勇和宁波日报李岩宏两位摄影记者端着相机，在我们对面拍照记录。

老人家热泪盈眶的情况，是赵勇采访结束后告诉我的：“刘辉，你都把老人问哭了。”我一愣：“怎么啦？我没注意啊。老人哭了吗？我问什么把他问哭了？”

“是的，我也注意到了。他的眼泪没掉下来，在眼眶里打转。”李岩宏接话说。李岩宏是全队中年纪最大的一个，退伍后在宁波日报干了一辈子摄影记者。当时他俩一直守候在我们仨人对面，眼睛不离取景框，死死盯住老人家，全过程捕捉朱庶民的表情神态。日后，我们几个常常回忆起当年采访那一幕，我还写过一篇《我佩服那两双鹰一般的眼睛》博客，表达对两位老哥的敬意。

老人家热泪盈眶那一幕，发生在采访的尾声。当时听完了朱家父子两代人的经历后，我自然地来了一句：“有这样一位父亲，给您印象最深的记忆是什么？”没想到，就是这样一句现在看来挺蹩脚的套话提问，居然让一位八旬老人动容，回忆起六七十年前的往事。我估计，可能极少有人问过朱庶民这样一个问题，才惹出这番动静来。

朱庶民老人听我这么一说后，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反问了一句：“啊，你说什么？”我又重复了一遍。老人家沉默了，迟疑一会，开口缓缓说了起来：“我们这里，比较注重年底祠堂祭祖。我小时候，还没解放，生活在老家村里，每年过年族里都会搞祭祖。结束后，族长会给全村小孩分祭祖糍粑。全村小孩子都有，就是我没有。原因就是，我父亲是‘赤匪’……”

我听了，当时也没啥感觉。老人家说的事，是普遍情况，我们都了解，并不特别在意。但对朱庶民（当时他还叫朱兰瑞，庶民这个名字是新中国成立后父亲送他到北京读大学后给改的，意思叫他当庶民，不要依靠父辈革命功劳当“红色贵族”）来说，童年被歧视的伤害，如同刀刻般记在心上，一辈子难忘。远方来的记者，一句不经意提问，触及老人心里那块伤疤，把陈年记忆一下子打开了，差点老泪纵横。

朱庶民在北京读了大学后，分配到国家地质勘探总局工作。两年后，为了照顾留在老家的母亲，放弃北京工作，回到家乡汝城工作，2011年10月在汝城去世，一辈子奉献给家乡建设，兑现了父亲朱良才对自己“当庶民，靠自己”的期许。

八旬老人那滴未曾坠落的泪水，恰恰照见革命家属藏于荣光背后不为人知的苦难与坚守。

达维会师纪念碑旁的对话

□徐宏杰



作者名片：

参加活动时任舟山日报专刊部记者，于2005年参加省记协市级党报工委组织的红军长征出发七十周年纪念活动——“接力长征”浙江省记者团采访活动。全程按红一方面军的长征线路分为三段，本人参加的是最后、也是最险峻的一段——从四川泸定县到陕西吴起镇。

2005年，浙江省记协市级党报工委组织全省各市党报开展“接力长征”采访。全程按红一方面军的长征线路分为三段，本人作为舟山日报记者，参加的是最后、也是最险峻的一段——从四川泸定县到陕西吴起镇，时间在这一年的五六月间。

对照当年红军的行程，我们从泸定桥边出发，由南向北翻越长征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山的北坡在阿坝州小金县达维镇，1935年6月12日中午，在达维镇磨盘石附近，沃日河缓缓流过，河上一座长13.6米，宽2.8米的圆木桥上，刚刚翻越夹金山的先锋红一军团2师4团，与先期占领达维的红四方面军接应部队红9军25师74团在此会师，史称达维会师（又称懋功会师，懋功是小金县旧名）。这是红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经历的首次会师，意义非凡。

但结果总伴随着意外。当我们的车队兴冲冲抵达宝兴县夹金山南麓时，正逢当地雨季，连绵降雨引发山体落石不断，全山道路封闭，何时开通未知。

夹金山海拔4114米，山顶终年积雪，即使平常日子道路也较为难行，冬季更是长期冰雪封山。红军当年花了整整7天7夜才全部翻越，很多体力不支的战士倒在途中。即便是当年的我们，坐车也要盘旋上下一个半小时多。现在正面的路走不通，报经大本营同意，我们改道小金县日隆镇、沃日镇，穿越四姑娘山的河谷山地，绕到了夹金山北坡达维镇的沃日河北岸。



当时已是下午时分，离会师桥300米左右的主干道边，矗立着红军长征一、四方面军达维会师纪念碑。正当我们瞻仰这座白色碑身的纪念碑时，遇到了一队放学的小学生。孩子们脸颊上有着特有的“高原红”，得知我们因为夹金山的道路受阻，从四姑娘山穿越过来时，孩子们说，他们世代居住在夹金山下，以前烧饭取暖都靠砍伐山上的树木，直到把山砍得只剩下茅草堆。现在山上小雨山体落石，大雨泥石流，道路动不动就封闭。

记得当时我很疑惑地问，为什么同属小金县，旁边的四姑娘山绿化这么好？孩子们的情绪猛然激动起来，异口同声地说，他们的父母常说起，当时夹金山的树砍光了，正准备砍四姑娘山，国家下达了保护的命令，后来更升级为自然保护区。现在的日隆镇村民靠发展旅游业在家门口致了富，而他们的父母只能外出打工。

这一刻，四姑娘山的绿水青山与日隆镇（2013年改名四姑娘山镇）村民的金山银山，在我脑海中具象起来。当年为了生存，只能一味地向自然索取，所幸现在亡羊补牢犹未晚。

在采访中了解到，孩子们家里用上了瓶装煤气，煤气价贵，一般只有烧菜的时候用。当地晴天多，光照强烈，政府向每家赠送了一台太阳灶，烧饭、烧水多用它，成为院子里最亮眼的风景。

采访结束时，我们向孩子们赠送了学习用品，他们推辞了好久才收下。车子离开时，孩子们站成一排向车队敬礼，驶离好久了，小手还未放下。大家心中暖暖的——这就是我们革命老区的孩子，率真、纯朴，还懂得感恩。

后来我在网上看到，横穿夹金山的隧道于2021年12月开工，2025年10月1日通车，宝兴与小金之间通行时间缩短到10分钟，惠及两县11余万群众。我不禁想起当年向车队敬礼的孩子们，如今三十余岁的他们，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了吧。

廿年弹指一挥间，中国进行着一场接力赛。